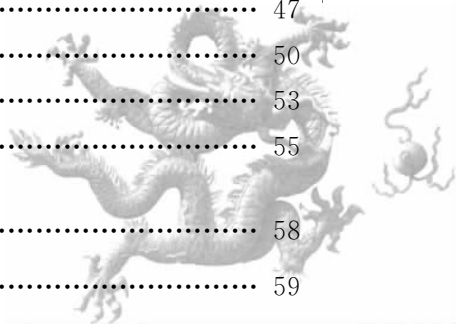


目 contents

录

序/张斌	1
闲话讲在前头	1
语言是一面镜子	2
词序的奥妙	4
名人造字谈片	6
你看,你看,笔名的脸	9
巧联拾趣	12
灯谜,汉字的艺术	15
测字的智慧	19
“全聚德”的“德”字	22
由“李广射虎”想到“逸马杀犬”	24
诗歌中的“回马枪”	27
现在言归正传	29
“傢俬”现象	30
请个语文顾问,如何?	33
“错字风波”之我见	37
由“认知症”想到的	40
想起了太炎先生	42
纪校长“用典”面面观	44
从“死了”“死了”说起	47
语言的亲和度	50
净化荧屏	53
学会写“编辑体”	55
到名人家串门	58
鲁迅自有笔如刀	59



巴金的含金量——读《随想录》手稿本	62
朱光潜的座右铭	66
“润物细无声”——吕叔湘和《咬文嚼字》	69
章太炎弟子说“？”螺蛳	73
一个一生咬文嚼字的人	75
“当代毕昇”的语言魅力	79
黄楚九和“百龄机”	82
崔永元四两拨千斤	84
近观光头凌峰	86
醉里挑灯辨字	88
此“雀”非彼“鹊”	89
从“和合二仙”说起	91
说“分”道“份”	93
“迭”“叠”有别	95
“度”耶？“渡”耶？	97
“采”“彩”异同辨	99
说“联”道“连”	101
“秘”“密”的秘密	103
“垂涎”莫作“唾涎”	105
“吗”“嘛”辨略	107
梦中徘徊词林	109
“腊梅”还是“蜡梅”	110
“作料”和“佐料”之争	112
捣糨糊·掏糨糊·淘糨糊	115
道高乎？魔高乎？	119
“一剑封喉”当为“一箭封喉”	123
“攒榔头”溯源	126
“闷骚”考辨	129
“愿景”，你是谁呀？	132

“狙击”和“阻击”	135
“装潢”能否写作“装璜”	137
且来街头论语	139
“嘴里长脚”云云	140
从“泻停封”说起	143
菜单的病象	145
“一级点心”的悲哀	149
卖“老”和装“嫩”	151
侯哥,你叫什么名字?	154
小学生组词忧思录	156
秀色可餐	158
从“野尻眼镜”说到“土匪鸭”	160
唉,“超女”的书名	163
广告犹如“蟹脚”	166
为“蟹脚”把脉	167
“玩美女人”追议	170
品味“全心以赴”	173
“上当”小记	175
想起了柯灵.....	177
好想游宋城	180
“慢慢走,欣赏啊!”	182
闲话可口可乐	184
“叩门”欲何为	187
“出卖春天”?	189
小心词语陷阱	191
“茵”是什么	192
“莘莘”误人	194
“活灵活现”辨	196
少年不识“红灯区”	198



谁是“喋血”者	200
腰斩“出类拔萃”	202
歌王何时“恋栈”	204
这是“裸奔”吗	206
“坐怀不乱”几多乱	208
难矣哉,“烹小鲜”	210
规范仍须努力	212
说说“二楞妈”	213
只听“咣当”一声	216
怪哉,钱袁书!	218
墓碑风波	221
“朱镕基”的“镕”字	224
别上“旧读”的当	227
《标点符号用法》有何修订	230
常见标点差错举隅	232
出版物上数字用法有何修订	236
数字用法常见差错举隅	239
且听下回分解	243
常用词十二问	244
成语十二问	247
地名十二问	249
作家笔名十二问	252
中药名十二问	255
菜肴名十二问	258
乐器名十二问	261
中华名胜十二问	264
称谓十二问	267
年龄别称十二问	270
后记	273

序

张 斌

我们每天离不开阅读,包括有意识的和无意识的。有意识的阅读通常有明确的目的。或者用来怡情悦性,且能解闷消愁;或者为了探赜索隐,借以增长智能。目的不同,选择的读物当然也两样。不过,我所喜爱的读物当中,有一种是既多含学识内容,又带有消遣功能的,那就是笔记类的读物。给我印象最深的如刘义庆的《世说新语》,沈括的《梦溪笔谈》,洪迈的《容斋随笔》。这些书涉及文史的许多方面,当然也有关于语言文字的记叙和议论。我从其中获得了不少教益。它们有三个共同之点:第一,内容或写史实,或论事理,或叙风土人情,或辨析语言奥妙,莫不源自实际的社会生活;第二,文字简朴生动,如叙家常;第三,由许多短篇集合而成,阅读时可以机动安排,不受时间的限制。20世纪40年代,吕叔湘先生给青年们介绍课外语文读物,首选的是笔记类作品,为此特地编了一本《笔记文选读》。由于当时语文环境的需要,吕先生选的是文言作品。今天如果让我介绍笔记类读物的话,我首先要介绍的是这本《文字的味道》。

本书的作者是《咬文嚼字》的主编。这是他十多年来在主编杂志的同时,记下来的心得、感想和思辨。这本著作除了具有上述笔记类作品的特点以外,还有个明显的个性,那就是记叙或议论都以语言文字的规范为出发点。当然,文章涉及的范围是很广泛的。不过,知识是网,而语言文字是纲。由于探究语言文字的奥秘,增



强了读物的趣味性。这种趣味性可以引导人们深入思考,进而探索,所以是十分可贵的。

阅读有不同的层次,即“理解”“爱好”和“思辨”。孔子说:“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这里的“乐”是“耽乐”的意思。说白了,指着了迷。譬如下棋,懂得规则是“知”,喜欢观战是“好”,废寝忘食地琢磨是“乐”。我们的阅读教学,重在教学生读懂范文,进而培养学生的欣赏能力,这当然很好。不过,要使学生热爱祖国语言,勤于思考语言文字的奥秘,乐于探索表达和理解方面的语文问题,必须让他们多读一些知识性与趣味性相结合的语文读物。

2006年夏,时年八十又七

闲话讲在前头



语言是一面镜子

语言是一面镜子，从中不但可以看到时代的身影，还可以看到特定的社会环境，特定的文化风格。记得曾参加过一次海峡两岸的网络销售研讨会，大陆代表发言皆称“网络”，台湾代表发言皆称“网路”，单凭这一用语，便可立刻断定你是来自此岸还是彼岸。

相声演员姜昆访问台湾，回来以后谈起两地的用语不同。他说大陆讲“联系的渠道”，而到了台湾就讲“联系的管道”，这两个词一个反映了农业文明，一个反映了工业文明。前些日子，“航天飞机”成了热点，台湾报上出现的是“太空梭”。两词指同一事物，可造词的思路不同：前者是科学思维，后者是艺术思维。

词语的差异，往往和翻译有关。比如英语 disco，大陆通译为“迪斯科”，香港则译为“的士高”，台湾又成了“狄斯可”，从中可以辨析两岸三地的读音特点。德国的汽车 Benz，香港译为“平治”，台湾译为“宾士”，都是音译；而大陆则音义兼顾，译为“奔驰”，似乎要略胜一筹。

相比之下，大陆词语更偏向于意译，带有鲜明的本土的特点。比如做衣服镶边用的带有各色花样的带子，香港称“喱士”，台湾称“蕾丝”，都是从英语 lace 来的，不过台湾译得比较精致，比较传神；而大陆则径直称为“花边”，明白晓畅，见词明义。不过，也许因为不够“洋气”的缘故，现在大陆不少时尚人士也已将“花边”称为“蕾丝”。



2003年春天,严重急性呼吸系统综合征(SARS)肆虐,与之相对应的词语迅速出现。香港一如既往,走的是音译的路子,将SARS译为“沙士”;大陆则是意译加缩略,造出了新词“非典”;台湾虽然也是音译,但译得煞费苦心,只用了一个字“煞”,“非典”患者成了“染煞”人员。平心而论,这个“煞”字颇见功力。煞,古代传说中的凶神,用来指称“非典”,不是惟妙惟肖、恰到好处吗?

同一事物,用不同的名字来指称,其造词水平经常是有高下之分的。再举一个例子,街头行驶的供营运用的汽车,香港称“的士”,大陆称“出租汽车”,台湾则称“计程车”。香港的音译,无疑和长期受英国统治有关,而且按粤方言用字,译得并不准确。大陆的“出租汽车”,用字最多,却并不严谨。“出租”是指东西被人有偿借用,而坐出租汽车只是搭载,汽车仍是原来的司机驾驶,“出租”从何谈起?相比之下,还是台湾的“计程车”最到位,一语道破了这种车子按行驶里程计价的本质特点。

不仅是字面意义的比较,有时文化内涵也十分耐人寻味。《咬文嚼字》编委汪惠迪先生曾谈过一个有趣的例子。二胡、笛子这类乐器,在华语圈内各有各的叫法:香港称“中乐”,新加坡称“华乐”,中国大陆称“民乐”,台湾则称“国乐”。香港明确是中国的领土,“中”字最能表现自己的政治立场;新加坡百分之七八十居民是华裔,“华语”“华文”“华乐”这些词语流露的是寻根意识;中国大陆则把“民乐”和“西乐”对举,强调的是民族特点;台湾政权是由大陆过去的,延续了民国时期的一些词语,“国乐”便是其中之一。

可见,语言说到底还是社会的投影。(2004-04)

词序的奥妙

汉语如魔方，单是词序的变化，便有无穷奥妙。记得还是上小学时，在老师办公室里，见到一把茶壶，上面刻有五个字：“可以清心也”。老师让我们从其中任何一个字读起，结果全都可以读通：可以清心也，以清心也可，清心也可以，心也可以清，也可以清心。变化如此丰富，让我们大感惊奇。

这位老师后来端着这把茶壶，到我们班上了一堂语言课。他一连给我们讲了几个关于词序的故事，其中有一个是于右任写告示，现在已是流传甚广的名人轶事。于右任是大书法家，一日他在墙角贴出告示：“不可随处小便”。谁知刚贴出不久，便被一年轻人揭走，他把它剪裁成“小处不可随便”。你看，本是一句寻常告白，竟成了大好玩味的人生格言。

词序，或者说是语序，是一种语法手段。不同的词序，可以构成不同的语义关系。唐代诗人孟浩然屡试不第，《新唐书》上有一段记载，说他一日应王维邀入内署，恰巧碰到玄宗，吓得躲到床下。王维如实奏明圣上，皇帝说：“朕闻其人而未见也，何惧而匿？”孟浩然钻出来后，皇帝问他有什么大作，他便吟诵了自己的《岁暮归南山》，当读到“不才明主弃，多病故人疏”时，皇帝大为不快，说：“卿不求仕，而朕未尝弃卿，奈何诬我？”孟浩然就此失去了做官的机会。也许因为有这段掌故吧，“不才明主弃，多病故人疏”成了名句。清代铁嘴铜牙的纪晓岚，不知怎么心血来潮，把它改为“不明



才主弃,多故病人疏”,分明成了讽刺庸医的一副对联。

词序的巧妙变化,如今已是宣传中常用的一种修辞手法。

走进教学大楼,常常可看到这条标语:“一切为了学生,为了一切学生,为了学生一切。”六个字循环往复,让人感受到了学校对学生的一片爱心。第一句话揭示学校工作的出发点,不是某些方面为了学生,而是一切为了学生;第二句话强调自己的服务对象,不是少数学生,而是全体学生,一个也不能少;第三句话表明服务的彻底性,对学生的一切负责,不作任何推诿。面对学校这样的承诺,作为学生,作为家长,能不感动吗?

词序变化关键是要自然、贴切,不留刀痕斧迹。某些刊物的广告,在这方面作了成功的尝试。比如湖北的《今古传奇》:“今古传奇,奇传古今。”前一句是刊名,后一句是特色,一正一反,天衣无缝。又如上海世纪出版集团的《理财周刊》,其广告词是:“你不理财,财不理你。”同样是佳句天成,妙手偶得。本是寻常口语,一经倒置以后,顿时魅力四射。五分说理,七分幽默,十分自信。读到这样的广告语,编者和读者的心是会贴近的。

有些词序变化,不但变得恰到好处,而且变得恰逢其时,让你不得不惊叹创作者的智慧。1999年在长沙参加全国书市,只见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挂出了一副醒目的对联:“读东财大书;圆大财东梦。”“东财大”对“大财东”,一个简称,一个俗称,妙不可言。而这样一副对联,又折射出了时代的变化,观念的变化,耐人寻味。不是在改革开放的今天,能挂出这样的对联吗?还有一次,正要休息,听见中央电视台某农村栏目播出了一句广告语:“听您想说的,说您想听的。”一个“听”字,一个“说”字,忽前忽后:前一句表明了倾听意见的虚心,后一句则表明了办好节目的决心。就因为这句广告语,竟激发了我接下去观看这档节目的兴趣。这样一句广告语也是精神文明建设中新闻媒体精神面貌的折射。(2001-09)

名人造字谈片

现

代名人中，鲁迅是造过字的。他写《故乡》一文，多次用到一个“獠”字：“手捏一柄钢叉，向一匹獠尽力的刺去”；“你听，啦啦的响了，獠在咬瓜了”……这个“獠”是啥玩意呢？鲁迅后来在致舒新城的信中，自己作了解释：“‘獠’字是我据乡下人所说的声音，生造出来的，读如‘查’，现在想起来，也许是獾吧。”鲁迅没有想到的是，“查”是个多音字，既可读 chá，也可读 zhā。以“查”为声符的“獠”该读什么呢？中学语文界曾一度为此引起争议。现在总算已形成共识，以读 chá 为准。

鲁迅还造过一个字：妘。1925年4月30日，《鲁迅日记》中记有“得丁玲信”。当时丁玲流落北京，生活无着，写信向鲁迅求援。鲁迅并未听说过丁玲其人，《晨报副刊》编辑孙伏园辨认字迹后，判断是沈从文写来的，鲁迅以为这是一场恶作剧而未予置理。这时胡也频偏偏又自称是“丁玲的弟弟”去拜访鲁迅，被鲁迅拒之门外。鲁迅后来在致钱玄同的信中说：“之所以恶之者，因其用一女人之名，以细如蚊虫之字，写信给我，被我察出为阿文手笔，则又有一人扮作该女人之弟来访，以证明实有其妘。”这就是“妘”字的来历。《鲁迅全集》注释指出这个“妘”字是“鲁迅戏造的字，强调其为女性”。

鲁迅造字众所周知，郭沫若造字却很少有人提及。翻翻《沫若文集》，不时可见到一个陌生的面孔：昵呀。如《女神之再生》：“叛徒呀，你们想往哪儿逃跑？/天诛快……昵呀！呀！怎么了？”《湘



累》：“呢呀，天色看看便阴了下来，我们不能再拖延了。”《棠棣之花》：“呢呀，你把洞箫也带来了吗？”这个看似平常的“呢”字，工具书中却查无踪影，原来它是郭沫若造出来的。呢，音 wēi，四川方言词，表示焦急、痛苦等义。

考证一下《女神》的版本，不难发现“呢”字的来龙去脉。开始，《女神》中的“呢呀”均作“媿呀”，“媿”是“媿媿动听”的“媿”，无论是读音还是意义，都难体现作者的意图，于是，1928年编《沫若诗集》时，“媿呀”被改为“喂呀”。“喂呀”与“媿呀”相比，显然要顺畅一点，协调一点，但“喂”多用作招呼语，读来依然容易引起误解，1957年编《沫若文集》时，作者再次斟酌，终于像鲁迅造“獠”字一样，按照四川方言读音，造出了一个“呢”字，现在这个字已收入《汉语大字典》。从“媿呀”到“呢呀”，作者走过了寻寻觅觅的半个世纪的里程。

若论造字的影响之大，大概非“她”字莫属。刘半农的知名度，相当程度上和“她”字有关。汉语中的第三人称，本无性别之分，“五四”时期由于翻译外文的需要，才开始寻找第三人称的阴性代词。当时提出了很多方案，其中“伊”字和刘半农的“她”字，是最有竞争力的。“伊”字人们比较熟悉，开始时很受欢迎，吴语区反应尤为热烈，但这个字毕竟方言色彩较浓，加上反映性别“没有她字明白”，以后便逐渐淡出，“她”字后来居上，最后一枝独秀。鲁迅《呐喊》用“伊”字，《彷徨》改用“她”字，正是伊、她兴衰史留下的烙印。不过，严格来说，“她”字古已有之，《玉篇·女部》“她”同“姐”，读音为 jiě；《集韵》“她”为女子人名用字，读音为 chí。刘半农虽不是造字，但想到启用这样一个恰到好处的字，来指称第三人称女性，其创造性是不亚于造字的。

说了“她”字，不能不说“搞”字。“搞”字和“她”字有异曲同工之妙。这个字有极强的适应性，几乎成了全能动词：搞米、搞油、搞钱、搞房、搞工作、搞关系、搞阴谋、搞破坏……简直无所不“搞”。不少论者都说这个字为夏衍首创，笔者当年趁编《中国新文学大

系》之机，曾当面请教过夏公“搞”字的来历。他说：1939年到1941年，他在桂林编《救亡日报》，经常听到别人用到“gǎo”字，但说不准是哪一个字。根据汉字的造字方法，后来想出了一个“搞”字，在报上用了以后，一下就传开了。多年以后我见到一份资料，才知道在夏公之前，叶圣陶先生已经用过“搞”字：1928年11月出版的《倪焕之》中，“搞”字出现了十九次。这还不是最早的用例。据傅憎享先生《金瓶梅隐语揭秘》，“搞”字始见于明代小说《金瓶梅词话》。其实就字形来说，“搞”字也是古已有之，《集韵》里便可查到。不过，古代的“搞”字，或同“敲”，或同“靠”，和今天的“搞”字风马牛不相及。今天的“搞”字风行一时，想来也是古为今用的产物，其中包括叶、夏两公的特殊贡献，它闪烁着现代文化人的智慧火花。语言学家赵元任在《中国话的文法》中，曾对“搞”字作过考证，他认为“搞”即方言里的“搅”，不少人至今仍把“搅”字读作 gǎo，似乎可以作证。

最后再说一个“烤”字。报刊上的名人轶事，经常提到“烤”字是齐白石创造的。有没有根据呢？有。齐白石曾为北京的“烤肉宛”题过匾额，他在“清真烤肉宛”五个大字下面，又题了一行小字：“诸书无烤字，应人所请，自我作古。”可见，老人承认“烤”字是他发明的。“烤”字的历史确实不长。《广韵》《集韵》可查到“爇”或“焯”，不妨视为“烤”的本字，但“从火，考声”的“烤”字，从《说文解字》到《康熙字典》都未收录，仅查这些字书，白石老人说“诸书无烤字”并非虚言。

不过，白石老人题“烤肉宛”是在1946年，其时“烤”字实际上已经问世。1915年出版的《中华大字典》收有“烤”字：“以火炙肉谓之烤，如俗之烧烤是也。”同年出版的《辞源》也收有“烤”字：“（考去声）以火干物也。”这两本权威辞书都收有“烤”字，可见当时“烤”字在社会上已经崭露头角。白石老人在题匾额时不谋而合地想到这个“烤”字，可谓英雄所见略同吧。（2006-03）

你看,你看,笔名的脸

笔名始于何人,没有作过查考。明代的“兰陵笑笑生”,总可以算笔名吧。《金瓶梅》研究已成一门学问,此公是何许人,至今还是个谜。有清一代,笔名渐有增多之势,编《唐诗三百首》的“蘅塘退士”,撰《新笑林广记》的“我佛山人”,为《豆棚闲话》作序的“天空啸鹤”,辑录《嘻谈录》的“小石道人”,看来署的都是笔名。

笔名的鼎盛,和现代出版业的崛起有关。随着新文化运动惊涛拍岸,各种新潮报刊如雨后春笋一般问世,笔名有了空前广阔的用武空间。中国现代作家,几乎无人不用笔名。“鲁郭茅,巴老曹”,鲁迅是周树人的笔名,郭沫若是郭开贞的笔名,茅盾是沈德鸿的笔名,巴金是李尧棠的笔名,老舍是舒庆春的笔名,曹禺是万家宝的笔名。据有人统计,鲁迅的笔名多达 146 个,茅盾的笔名至少也在 100 个以上。研究作家的笔名,已成为现代文学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

笔名风行一时并不是偶然的。有些作家出于某种考虑,不愿以真相示人。比如冰心本名谢婉莹,之所以用“冰心”作笔名,她曾作过这样的解释:“一来是冰心两字,笔画简单好写,而且是莹字的含义。二来是我太胆小,怕人家笑话批评;冰心这两个字是新的,人家看到的时候,不会想到和谢婉莹有什么关系。”国民党实行文化专制主义,笔名则成了一种重要的斗争手段。茅盾写《幻灭》的时候,正遭蒋介石政府通缉,不可能用真名发表作品,当时他“随手



写了‘矛盾’二字”，将稿子送给了《小说月报》。主持编务的叶圣陶先生十分欣赏茅盾的小说，但考虑到“矛盾”是个哲学词语，用作笔名反而容易引人注目，便在“矛”字上加了草头。一个在现代文学史上极具影响的笔名就此诞生。也有一些作家，把笔名视为创作的组成部分，根据不同作品内容设计笔名，比如冰心在写作《关于女人》时，就以“男士”作笔名，她认为这样“开点玩笑时也可以自由一些”。柯灵刚开始写电影评论，笔名是“芜村”，对田园荒芜、民不聊生表示愤慨；1936年起写杂文，又改用“陈浮”，谦称自己的意见“陈腐浮浅”。

名字虽然只是一个符号，但中国人历来是看重的，寥寥几个字中，往往寄托着人生的理想。由于笔名专用于发表文章，主人对其重视的程度，较之一般取名，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大凡笔名，都能说出一点特殊的含义。“沫若”是家乡两条河的合称，“巴金”的“巴”是为了怀念一位姓巴的不幸自杀的朋友，“艾芜”是表示决心芟除社会的“芜草”，“荒煤”是立志做一块荒野中充满热量的煤……有时，作家的立意和读者的理解也会见仁见智，并不一致。比如鲁迅说自己这个名字是承已用过的笔名“迅行”而来，母亲姓鲁，周鲁又是同姓之国，取名“鲁迅”有鲁莽而迅速之义。历史学家侯外庐先生却别有一番解释，他根据《尔雅·释兽》，认为“迅”的古义是“狼子”，“鲁迅”的字面意义可理解为“牝狼”的“一个有勇气的儿子”。鲁迅以“狼子”自居，和他决心做封建制度的逆子贰臣是有着内在联系的。侯外庐先生曾当面向许广平先生阐述过这一理解，许先生的回答是：“谢谢，谢谢。”

“文革”期间，笔名也曾成为“时尚”，但有了新的特点：一是政治色彩浓厚，二是不少是集体笔名。比如“梁效”是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两校”的谐音；“丁学雷”是上海市革会写作组的笔名，标榜自己在丁香花园里学雷锋；“卫红鹰”则用于空军大批判组，意为保卫红太阳的战鹰；“石一歌”是当年上海写作组的外围组织，



指由十一个人组成。当时本人在“工宣队”效力，也曾参加一个三人写作组，取笔名为“龚钧之”。为什么要取这个名字呢？从字音看，“龚钧之”谐音“工军知”；从字序看，“龚”第一——工人阶级领导一切，“钧”中间——军队是中坚力量，“之”最后——知识分子是跟在后面的改造对象；从字形看，“龚”下是“共”——工人阶级领导即共产党领导，“钧”旁为“金”——军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钢铁长城，“之”字一波三折，说明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道路是弯弯曲曲的。瞧，就是这样一个笔名，竟有着这样一堆寓意，有着多么鲜明的时代烙印！

斗转星移，如今，笔名又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它抖下了一身的沉重，变得轻松、活泼、随意，以至有时有点油滑起来。取名“谁谁谁”或“九九九”，这算是规矩的；称自己是“花斑天牛”或“孤独黑子”，也还过得去；再往前走，我们看到的是“番茄蛋汤”，是“凉拌木耳”，或者是古典的“一枕小窗浓睡”，洋气的“探戈一九八三”，有时甚至是天气预报：“东北风五到六级”“暴雨哗啦啦”；看了让我吓了一跳的是：“啊哟我的妈”“匕首三更行动”，我也差点喊出一声“啊哟”；一口气读不过来的最长的笔名是：“准备好伞包准备和阿伦一起飞翔的阿英”……套用一句用烂了的话，这些笔名真的成了当代文坛的一道风景。署名本意是为了负责，而这些署名显然更多的是游戏的成分，调侃自己，同时也调侃读者。这也许是对历史的惩罚吧。本来一脸刚烈，如今却在鼻子上涂了一点白粉，成了插科打诨的角色。然而，即使是游戏，也是要讲究一点规则的。一味把“无厘头”进行到底，这样的文字还有多少价值？我们不能改变作者的写作态度，总能调整自己的阅读态度吧，我想。（2004-09）